

梦中，见月历牌哗啦啦翻了过去，
世间迁流不息，无有恒常。
梦中还在想，待睁眼时，不知又有什么故事了……
多年以后，
当小菲再想起她的这些往事时，
常常会问自己，
人间竟然还会有这样的爱？

好莱坞创作班底耗巨资打造

华语大片《美人依旧》★

周迅、王志文、邬君梅倾情演绎



纷乱动荡年代中一段**离奇**、**狂热**的**情感**往事

根据胡安同名影片改编
桑 邑 刘卫兵 改编



美人依旧

桑 邑 刘卫兵 改编

中国旅游出版社

策 划: 何 汉
剧 照: Jim Sheldon (美) 木星
责任编辑: 王 颖
装帧设计: 徐道会
责任印刷: 闫立中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美人依旧 / 桑 邑, 刘卫兵改编. - 北京:
中国旅游出版社, 2005.1
ISBN 7-5032-2511-4

I. 美… II. ①桑… ②刘… III. 长篇小说
- 中国 - 当代 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27133 号

书 名: 美人依旧
改 编: 桑 邑 刘卫兵
出版发行: 中国旅游出版社
(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 9 号 邮编: 100005)
<http://www.cttp.net.cn>
E-mail: cttp@cmta.gov.cn
印 刷: 北京盛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: 2005 年 1 月第 1 版
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: 889 毫米×1194 毫米 1/32
字 数: 200 千字
印 数: 1-8000 册
定 价: 24.00 元

序

◎ 胡 安



《美人依旧》这本书像爱情一样，虽然是空穴里的来风，却是丝丝入扣。

这里的“美”是指女人属性中的色相。“依旧”指的是人性中真善美的升华。

《美人依旧》是怀旧的、冷艳的、灵动的。

“美人”的怀旧是不同的，是时尚怀旧，也就是在怀旧基础上有很多今天的因素，从创意、美学、制作上，都有一种新奇之意。

“美人”的冷艳也是分了两个意思。“艳”指得是前景上的花团锦簇，是很漂亮、抢眼的鲜艳的场景。“冷”指的是冷静的思考，比较苍茫的灰色，让我们感到人生的双重性。前面的繁华，是为冷峻的思考作为铺垫的。

“灵动”，实际上是相对于传统的故事结构而言。灵动的可能不是实体，可能是实体上面的光。所以这个故事从寓意到状态都有变幻闪动的意思。

我们的美人“暗地妖娆”，闪闪烁烁，冷艳销魂。那些苍凉而华丽的传奇仍在一幕幕上演，女人和男人的故事，年复一年，经久不衰。

爱，是不能随便的。这是“美人依旧”的提示。



所幸，她们都选择了放弃

◎ 刘卫兵

在电影中，胡安导演所注重的是对爱的阐述：初恋、三角恋和失恋。在此书中，我们着重的是对生命和人性的反思，爱情只是一种活动的背景，在其背后所反映的是人内心的背叛、生命的无助、灵魂的忏悔，还有更多的是不能承受之后的放弃，小菲和姐姐璎子放弃了黄朝，黄朝也放弃了小菲姐妹，阿白也在忏悔中放弃了自己。

在写作过程中，也曾想将此书写得更唯美一些，但又觉得那不符合书中人物的本性，因为她们生活的是一个纷乱而畸形的年代，战争、动荡、慌张构成了生活的背景。又因为她们出生在一个浮华而畸形的家庭，腐败、欲望、名利在她们成长过程中打下了结实的印记。

有这两点，就足够让她们内心充满阴晦和野蛮的力量，并带着她们旋进风暴的中心，最终也成为悲剧的制造者，这也是她们无法摆脱的宿命。

所幸，她们都选择了放弃，而“美人”也才能依旧，也才没有出现更沉重的结局。

2004年12月12日于北京卢沟桥





目 录



- 1 壹 那些年里，小菲母女虽然被赶出了李公馆，
但她们却一直没有离开过阿白的视线。
- 25 贰 小菲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和离散多年的姐姐见面。虽没有同一个母亲，
却有同一个父亲，所以，这多少年来，有情、有仇、有恨、有念。
- 39 叁 这场经历，让小菲再也回不到往日的平静。她的心已被那久已渴望的亲情，
被那沉沉的目光给牵扯住了。她本来就是这生活的一部分，回来是注定的，
那么，后面的故事是否不是注定的呢？
- 67 肆 十二年前的事情，恍然一张网，尽力脱出来，
却又时时被网了回去。她就是这网中一只无法逃脱的飞蛾。
- 103 伍 他不听阿白的故事，都会放弃所有的人。他已相信，人生就是世间的过
客。一个过客，没有必要陷入那么多的感情深渊。
- 135 陆 这就是狂想付出的代价，小菲自感人间失去了惟一个可以保护自己的
人。她心中不再有恨，她愿意放过所有的人，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，她还
是她一个人。
- 157 柒 多年以后，当小菲再想起她的这些往事时，常常会问自己，人间竟然还会
有这样的爱？

美人依旧



那些年里，小菲母女虽然被赶出了李公馆，但她们却一直没有离开过阿白的视线。



按照老爷的遗嘱，管家阿白去找小菲。她想，这一天终于来了。

那些年里，小菲母女虽然被李家赶出了公馆，但她们却一直没有离开过阿白的视线。

这些年里，阿白的心里，充满了难以言说的罪恶感，因为罪恶的源头也与她有关，她盼望着老爷有一天能突然受到上帝的责问，让她把小菲母女接回来住。但是，直到小菲的母亲小榕去世，老爷也没有做到，今天，老爷也终于去世了。临终前，留一封遗书，他的遗产，除非小菲回来，大女儿璎子才能继承，且还要和小菲共同分享。阿白认为这是上帝的慈悲。她恨透了老爷，因为老爷不仅害了小菲的母亲小榕一生，也害了她一生。

但不幸的人中也有小菲。

小菲是李老爷的私生女。

那是十六年前的一个春天，公园里的樱花开了，有人约请先生太太和大小姐去赏樱花，李先生则要去会见一位重要朋友，与朋友见面，中途朋友突然有急事走掉，李先生便去公园寻妻女，寻不到，扫兴地回了家。

阿白看主人一个人回来了，又见满脸的不高兴，便心里有了想法。她忙去把小榕寻了来，叫到自己屋里，问她，有没有新鲜一点的衣服。

没有。

阿白也知道她不会有，便去自己的箱子里取出了一件。一件崭新的。这件衣服，是老爷前些年赏她的，她自然一次没穿过，因为穿了会伤心，那是一种自作多情的伤心。这种伤心也会成为一种恨，她恨老爷娶了这么一位太太，让她受了屈辱而还无从述说。她发誓要以另外一种方式，给太太一个响亮的耳光，让她发疯，发狂，直到能感受一个女人没有人爱，没有感情可以寄托的痛苦。

阿白让小榕自己把这件衣服换上，她则在一边坐着打量。只有她心里明白，这件衣服一旦穿在小榕身上，就再也不会回来，而自己藏在内心对老爷的那点不可言说的感情也将不复存在。小榕换过了衣服，恰如一个春天，让阿白也心惊肉跳了一下。她突然有了点悔意，想让小榕脱下这件衣服。但她却让小榕出去了。她说，老爷今天难得在家，你去他房前的花园采些梨花送过去。

这天，李先生回到家，没什么事，就拿了本书靠在阳台的一张椅子上看书。外面的下人各自忙碌着，他很感谢管家阿白，他风闻下人们传说，阿白比主人还严厉，一切井井有条。先生看了一会儿书，抬头向远处望一望，难得的闲暇，心境却安宁不下来。他的目光落在自家的花园中，园子里一片春意。忽然的，一丛雪似的梨花里闪过一抹粉红色，他的目光也跟着闪了一下，盯住了那里。再看是一个娇小的人儿从雪堆般的花丛里出来，怀里几枝新折的梨花，人面如花，比花还娇艳。

他心中一动，困倦立即被驱散了，从椅子上欠起身子，这是谁呢？那个人走近了，轻轻盈盈，却是个下人的装束，家里居然有这样一个人吗？他十分诧异，放了书走到门口，喊阿白。阿白来了，他又觉得不好开口，便改了口说，园子里梨花开得不错，给我书房里添几枝。

阿白锐利的目光在李先生面上一扫，神色从容地答应着，一转身，嘴角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。她在楼梯口喊住正在给客厅花瓶中注水的



美·人·依·旧



小榕，要她把几枝梨花送到李先生的书房。来李家这么久了，小榕还是第一次单独见男主人，不免有些紧张。经过阿白身边时，阿白突然抓住她胳膊，脸色阴沉不定，小榕吓了一跳。

阿白叹了一口气，放开了她，挺着脊背让开路。她的心思，没有人知道。一转身，目光射向小榕的背影，满是怨恨。

书房的门半掩着，小榕怯怯地敲了门，里面有了应声才敢进去，不知怎的，有些心慌。

李先生站在书架前找书的样子，听到声音回头，长脸盘，有了点年纪，仍旧黑眉亮眼，头发熨帖地梳向脑后。这女孩站在门口，抱了一只青花花瓶，里面怒放着一簇颤颤的雪色的花，很是谦卑的模样，欲进不敢进。

放那吧，他指指书桌，克制着突然涌上的一种莫名的情绪，从来没有过的。她把花瓶放好，又赶紧把花枝再整理一下，生怕自己没有做好，脸上一抹怯怯的笑。

他问了她的名字，小榕，他念着名字很和蔼地笑了笑，而目光灼灼，小榕感觉到，一抬眼，撞在眼中的是一张温和的笑脸，她只好也一笑。她不该这样笑，有点娇，有点怯。一株小小的护盆草，细弱弱地顶着一丁点儿粉红的小花，一不小心就会伤害了她。近着看了，把她的柔弱温顺都看在眼里，让人心疼。她经不起看，如撞入猎人网的小鹿，惶惶然。他也只是温温地笑着，目送她慌慌地出去了。

小榕从书房出来，心口跳得厉害，实在是没有理由的。阿白站在远处，充满心思。

李先生在家的时间多了起来，太太奇怪，他解释，近来事不多，就多在家陪陪家人。太太很感动，心情好了，下人们日子也好过，女人再跋扈，家中的气氛还是由男人控制，即使他常常不在家。



既然看到了有这样一个人，李先生的目光便不自觉地追随，他跟太太生活平静，也没有赌嫖的恶习，可那个人，也没说过什么话，怎么就那么牵动他的心呢？

那天，她去给李先生送茶，他好像身体不舒服，没出门，太太带着大小姐去参加本家一个亲戚的婚礼。她给他送了茶，他正在斜靠在床上看报纸。一见她，他就笑笑的。笑得她脸上发烫。

哎，你别急着走啊，他喊住她，怕我？我又不吃人。

他把她说得抿嘴笑了，却更慌乱，一紧张，不小心碰翻了他的茶。满身的茶水。她吓坏了，赶紧拽下衣襟上的手帕给他胡乱擦拭。没事，没事，他呵呵笑着，俩人挨得实在近，他的气息喷到她的脸上。他一把抓住了她的手。先生，她的脸刷地白了。

别怕，把她的一只手攥得紧紧的，挣扎不出，又抬起她的下巴，盯着她的眼睛，目光极尽柔和，不要怕我，吓着你会让我心疼的。他的语气那么轻，那么暖，她逐渐忘了身在何处，逐渐被这目光吸去了魂魄。

他捧起她的小脸，深深地望着，小榕，小榕，怎么让我遇见了你呢。他给她说了那天看见她在花园里摘梨花，他说看了那一眼就再也忘不掉了，他说他在梦里都梦到她，在人前却要极力掩饰，他说他是病了，都是因为她。她哪里经过这些，一进攻，就溃不成军。在她眼里，他是高高在上的主人，高不可攀的，春风已经吹进了她的心坎，她不能不动心。第一个对她款款柔情的男人，第一个夸赞她美丽的男人，小榕无限感动，泪眼婆娑。不要哭呵，我心疼呵，他小心地噙住那颗泪珠，小心地噙住微微颤抖的双唇。门掩紧了，他把她拦腰抱起，横放在床上。不，不！她拼命挣扎，这是危险的，要坠入地狱。他却是奋勇的，一定要得到。这时候的男人没什么区别，只想一个“要”字。事后，他抱着她，发誓会一辈子对她好。她信了，不知道誓言是最不可信的，尤其男人的。有了一次，便有了两次、三次，沉浸其中的人忘记了危险。

结网人阿白为他们创造一切机会，她想不到他竟真爱上小榕。当她们躲避开众人偷偷幽会时，有谁知道，她在一边暗自流泪，痛苦、嫉妒几乎要把她折磨疯了。她恨那个男人，经不住一点诱惑，她恨这个小榕得到了他，更恨他们竟然有了孩子。

她制造的，她要一手毁灭。

她把小榕怀孕的事实透露给太太。

太太把阿白喊到眼前，疯了般喊叫，把她卖了！卖了！她又把怒气发到阿白身上，都是你，买来这么一个下贱货，白养了你这么多年！一句“白养”让阿白脸色刷地变了，目光阴郁，但她也不分辩，待太太气稍平了劝道，毕竟小榕怀的是李家的孩子，这个时候也没有办法赶走她啊。

我不会遂了她的心愿，让她做姨太太，休想！生了孩子，李家养着，她一辈子都是李家的丫头！

然而惹出麻烦的男人却不愿意陷入麻烦之中，既受不了太太的哭闹，又不忍心见小榕受尽委屈，两个女人都舍不得。便躲到外面去，把麻烦留给家里的女人。

太太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，靠药物才能入睡。小榕的孩子生下来，一个粉嘟嘟的小女孩。小榕的地位好尴尬，不主不仆，谁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对待她。那个小女孩也同样的没有地位。家里只有一位小姐，太太的女儿囡子。

三个女人，各自陷入痛苦的深渊，阿白彻底失望了，这个男人，终究是自私的，只会把痛苦留给他的女人们。白白地爱了他一场，原来是如此不堪。而她毁灭了别人的幸福，也毁灭着自己。



小榕忍受着这一切。她觉得自己被所有的人抛弃了，她痛恨李先

生，但拿他没办法。她痛恨太太，她也拿她没办法。她将自己的愤怒说给阿白听。

阿白总是说，这是命。

这是命吗？阿白总是做恶梦。她希望小榕离开李家，这样她和小榕才都可以解脱。

时间飞过，已到了民国二十六年，冬。

冬天黑得早，漫天漫地刮着阴冷的风，带着沁人的潮气。是要下雪了吧，小榕心里说。她觉得心里压抑得难受，想冲出李公馆到外面的大街上大哭一番。正在这时，大小姐璎子叫她，让她陪着出去转一转。

大街上，远远近近一盏盏灯亮了起来，街灯是昏黄的，店铺门口通常是两盏红灯笼，暗暗的颜色，只照了巴掌大的地方。闪着霓虹灯的是百货公司、电影院和舞厅，门口瑟缩着卖香烟的小贩和洋车夫。借着光亮，糖炒栗子的摊贩用铁锹起劲地翻炒着铁砂中的栗子，一张报纸刮跑了，赶紧追回来，写着“东北沦陷，华北危急”要闻的那面裹了热腾腾的炒栗子。烤红薯的老头袖着手蹲在炉子边，炉子里的火半灭不灭，没有买主，老头快要睡着了。卖力吆喝的馄饨摊汤圆摊前守着几个食客，加上重重的胡椒或桂花糖，暖烘烘的食物香味在湿冷的寒夜里费力地穿行，行不多远就凝滞住了。暖的自是暖，冷的依旧冷。

小榕和大小姐璎子走到一家拳击馆门前



不走了，因为璎子被门口海报上的画所吸引，那上面画着剽悍的拳手，显得那么有力，足可以征服世界。

璎子喜欢一切有力量的东西。她觉得自己家的阴气太盛，一天到晚全是母亲的声音，和父亲说话吵架也全是因为女人。璎子除了自己，恨透了所有的女人，包括今天跟自己出来的小榕。她从父母亲吵架时听出来，小榕也是一条毒蛇，母亲让父亲将她赶出去。璎子也想让小榕离开自己的家，她觉得只有小榕离开了，自己的家就平静了。但她做不了决定，她所能做的就是天天使唤小榕，让她干所有的事情，这样，她情绪才会好一些。

打死他！往死里打！他妈的，使劲打呀！

一进门口，便听到这样的喊声。拳馆也是赌场，赌具是拳手，看着两个生龙活虎的男人头破血流地厮杀，比那单纯赌博更能激发看客的赌性。馆内吊着数盏汽灯，照得里面明晃晃，却如笼着一层雾，映得人脸也白惨惨雾绰绰。四周充斥着原始、汗腥的雄性气息，伴以嘈杂的尖叫和嘘声，两个赤裸上身的拳手殊死搏斗，狠戾的眼神，击中肉体的嘭嘭声，震动的空气中全是肉食动物搏杀的刺激。短短十几分钟，演绎着一场你死我活的鏖战。

比赛是两个实力相当的拳手，一个个子极为猛壮，另一个是新一届年轻拳王。大个子上来就起想把拳王击毙。台下观众看得紧张。一开始拳王只谨慎灵敏地一味躲避，他的怯懦让台下骂声四起，然而对手始终无法碰到他。比赛时间快要结束了，对手的体力消耗得差不多，最有杀伤力的攻击也都落空了，年轻人突然发起进攻，一记最简单但威力无比的直拳击中对方，对手直挺挺摔倒在地，再爬不起来。台下一阵喧腾。他仍然是拳王。

回家的路上，璎子还亢奋着，意料不到，她居然会被这样狂暴原始的场面吸引，尤其是那个年轻的身影，凌厉霸气，简直就是她小小心中